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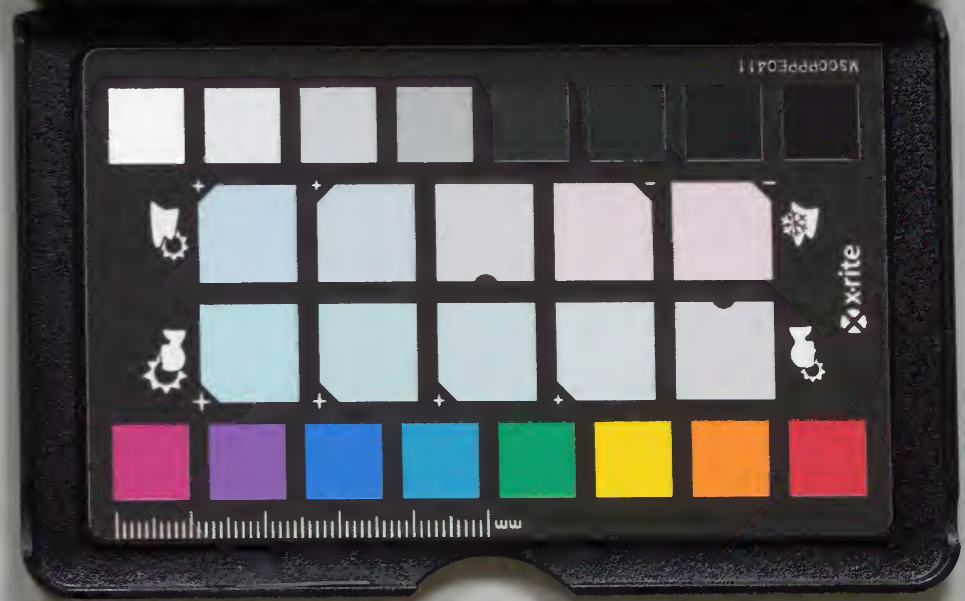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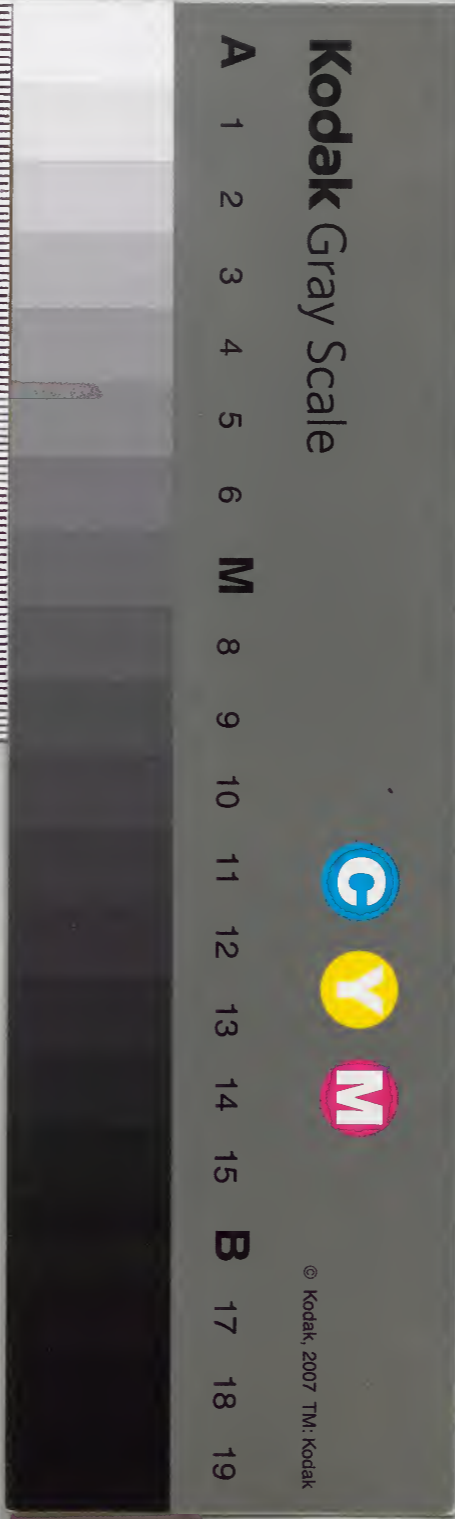
大政官文庫

	一	漢
	二	書
一	五	
二	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五	二	書
函	五	
一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2
冊數	12 (11卷)	
函號	275	3





中和圖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

叔孫婍聘宋

十五年春

叔孫婍聘于宋

桐門右師

杜樂大心居桐門

見之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杜樂氏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

今人每好于遠方之人詆

宗族鄉里之賢以自鳴高者可以鑑矣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杜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聘宋一

昭三

卷二十一

已中

夏邑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屏樂君參訂



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杜逸詩

昭子賦車轄

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

杜坐宋公右以語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

林相與語而皆泣下

樂祁佐

杜助禮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哀而樂哀而樂

皆喪心也

語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為魄心之神明屬陽為魂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杜為此冬

叔孫宋公卒傳

魏禧曰語曰培婁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

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論衡自敘一

篇原本孤寒至於引譬賤舜鯀禹醴泉芝草甚及犁

牛駢角只顧以辨勝人遂至抑親揚已喪心已甚充

乃名人豈此理尙未知耶可見人至好名爭勝私心

所蔽白日而不見邱山如此為勝愈勝而愈屈如此

為名愈名而愈辱人之大愚莫過於此可以鑒矣乃

其書猶膾炙千載古今之以文勝可嘆哉



樂祁論季氏

季公若之姊。杜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云公若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

夫人。杜平子外姊。生子。林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杜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杜從昭子謂曹氏。林即宋元夫人

曹小邾姓也。勿與。杜勿與女。魯將逐之。林魯人將逐平子。曹氏告公。公

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林若果欲逐季氏。魯君必失其國。政

在季氏三世。杜文子武子平子。矣。魯君喪政。四公。杜宣成襄昭。矣。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禮按為弱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

振豈能強鬪之哉。曹髦刃出於背。有由然矣。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



云亡心之憂矣。杜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為下公孫傳

魯昭公伐季平子

初季公烏杜公亥之兄取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烏死。

季公亥與公思展杜季氏族與公烏之臣申夜亦姑相也治

其室及季姒杜公妻與養人檀通而懼。婦人之淫每與大

慎。乃使其妾扶杜此也已所謂膚以示秦遄魯大夫之

妻曰公若杜即公亥欲使杜使以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

公甫杜平弟曰展與夜姑將要杜刳以余秦姬林秦遄之

妹以告公之杜平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

子邑而執夜姑將殺之。聽訴不察而公若泣而哀之曰

左傳經世金 卷二十四



殺是杜指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賢杜主通勿內

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命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鬪季氏介其雞杜擣芥

羽也或曰以膠邱氏為之金距杜雞足也平子怒益宮

於邱氏杜侵其宮且讓之杜責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杜臧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杜家將禘杜合於襄公萬杜舞者

二人其眾萬於季氏杜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臧

孫杜節昭伯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言棄禮大甚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杜昭公子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左氏凡於人大難之起必先歷敘其

有由可以自省故欲避難杜必先平怨欲造大難者亦

鄰國者公為告公果公賁杜皆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相側加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杜公畏季氏權勢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杜無受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

之所及也杜言其微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杜言難逐告邱孫邱孫以可勸杜勸公逐季告子家懿

三傳經世少照 伐平子二 卷二十五



伯杜子家羈莊公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杜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杜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乃館於公。杜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

既勸君莫逐季氏。又以聞命避嫌。居中不出。於勸可以

觀忠於不出。可以觀智。所以周旋。乾侯終存。大義而季

氏亦莫也。叔孫昭子如闕。杜魯邑。彭士望曰。此成敗大

之忌也。昭子他出。而輕用兵。至昭子家。臣救公。居於長府。

而請。遇難者每登臺而請。乃知古人作遊觀之具。皆有

樓櫓之備者。是也。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

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杜隱約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曰。入慝。舉大事四

窮困為變。與作逆。理亂常之事者。多乘昏黑。蓋

勢既易。為亦人之良心不容泯滅。故也。弗可知也。杜

叛君助季氏。不可知。眾怒。氏眾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將蒞。溫杜積也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杜與季氏同

六字要緊。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

子。杜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鬻宗。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

左傳經世少照 卷二十一 六



莫對。杜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醜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杜昭子在室即不授甲攻季必不帥衆攻昭子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言無戰心也冰積甯其蓋可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昭伯之與趙鞅之逆魏舒正可參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杜諸臣公若氏本非諸臣所劫今子家欲令諸臣僞作劫君伐季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不出庶幾季氏有所懲必稍改

其所公曰余不忍也。此亦童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杜公  
留魯國遂如墓辭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之逐先君且謀所奔衛遺矣蓋伐季氏者公自奔者亦公也伐公徒而不及公奔而無追所謂禮教之遺不教于篡弒者乎。謝文洵曰處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不及謀呼吸之間大難已定稍縱則事機去而大禍作矣今乃顯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至公若郈臧諸人俱兒戲也豈但昭公有童心哉只子家子一人有見而又弱不能強諫力不能定衆焉得不亡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杜陽州遠平陰近未勅有司遠逆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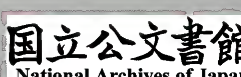
禮之善物也。胡氏曰齊侯言公于野井以禮遇相見孔不返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無其本而徒末焉是亟豈所以為禮也哉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二萬家以待君命。杜待

季氏寡人將帥做賊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童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杜齊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孔尚典曰夷吾在外郤芮使重賂子家子何不教昭公以邑秦以求入當時齊晉大夫皆貪賂賂而使之與師納已耶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繼綖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杜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當是此時別圖逆復之策註非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杜何必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最是先出在外兩無所守公

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灰子以逐君成名。妙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灰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造與公言孔尙典曰子家子此時見昭子來是一好機會便當先要臧孫合謀又設法以回公徒之心

昭公易與不愁不聽不先調衆心而徒與公言何益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杜恐從者知叔孫謀密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

不造次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

昭子自鑄歸杜避伏兵平子有異志杜不欲復納公○此事與平子議時不能得其要領也然則何如與之盟

普以要之日子不信使我欺君吾必致灰于子矣冬十月辛酉昭子齊

於其寢使祝宗祈灰杜恥為平子所欺故祈而自殺

○孔尙典曰平子有異志何不可再盡誠再圖有昭子在內有子家子在外所謂或推或輓何愁不入一有起趨遂欲祈灰昭子有性氣不肯受欺其使烈固可取但處大事還須耐煩小心萬不得已則已以灰謝責可耳

戊辰卒哀哉左師展杜魯大夫將以公乘馬而歸昭子未來平知衆未安而倉卒竊馬以歸

造次愈甚君臣皆童心矣公徒執之

魏禧曰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昭公必

欲灰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懼灰耳惟懼灰故

得以灰懼之若迫之以必灰之勢則必將不顧其灰

我乃不得以灰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灰之形以圖

我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正

德初韓文劉健等力請誅劉瑾八人瑾等窘迫自求

安置南京閣議持必誅之論上已勉從夜瑾等哭訴



而明日瑾入司禮徼等皆罷大事盡去矣此其禍益生於迫小人以必死之地而強主上以抑情難從之事也若姑聽其安置南京使與主上隔絕眷顧之情稍替彼在南京必有犯法之事怨望之情然後繩以大法則上之愛護既不及昔而彼在外我在內除之易易矣夫上方親暱之時尙勉從大臣言况既出南京哉特除之亦不宜太遲遲則變生吾嘗謂君子除奸有一舉并去其黨者懼其身在法外得以因緣救護也然須慮合力致死勢不可制有先去其一漸及

其餘者緩之則交疎彼方圖免舊罪不敢更觸新禍也然須慮優悠養奸滋蔓難除有先去其渠魁後及其黨與者斷蛇者斷頭射馬者射日得其要領則餘不能爲亂也然須慮殺一人而激衆人之變有先去黨與後及其渠魁者未可遽動旁攻以弱其勢如鉏樹先疏根旁餘土馴鳥者鏃其羽翮助惡無人則孤而易制也然須慮投鼠忌器橫挑大難我方旁攻而彼已先發矣有急除之者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然須慮發而不中一敗塗地有緩除之者因



利乘便所謂拔齒而兒不傷也然須慮事久變生反為所制種種作用不同總在臨事時度理審勢量情相機耳然觀古今成敗大約多以漸除及誅首惡者為得若明莊烈帝之除魏璫不假學問不資謀議神武獨斷可謂振古之烈矣

子大叔論禮

趙簡子杜趙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

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杜日月因地之性杜高下

生其六氣杜陰陽風用其五行杜金木氣為五味杜林五

鹹適口養體為酸發為五色杜發見也青章為五聲杜

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杜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

左傳經世少照論禮一卷二十七



之杜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杜馬牛羊五牲杜麋鹿三犧杜祭  
 宗廟三者以奉五味為九文林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  
 謂之犧謂之犧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雨已相戾傳曰火龍  
 黼黻昭其文也禘按林註華若草華是華蟲二物若  
 書經中註六采杜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  
 合訓雉白赤與黑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奉五色杜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繡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杜解見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林事也以治內為  
 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妻父曰昏  
 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在君為政

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  
 民以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林以順從  
 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杜雷震殺戮杜作刑戮為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林好惡喜怒哀樂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  
 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  
 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林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于曲。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魏禧曰：戴禮諸大篇文字精義皆從此出。

宋齊謀納昭公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杜請納公。夢大子欒。林元公大子。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杜元公父。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杜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禰。蒲田附杜棺反。榘。榘中答牀。也。所以藉幹。杜骸骨也。者，請無及先君。仲幾。林宋大夫。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杜損親近聲。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杜不忍曠禮廢法自速死罪。



君命祗辱。杜言君命必不行宋公遂行。彭士望曰見夢而行尤人所難已亥卒。

于曲棘。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郚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杜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郚言魯

地也。杜人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從女。杜二人皆以幣錦二兩。杜二丈為一端二

也二兩縛直轉一如瑱。他殿反杜瑱充耳縛卷也急卷

細甚乃如充適齊師謂子猶。杜梁之人高齒。魚綺反杜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杜若能為我行貨於子

後又當致粟五千庾高齒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齒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欲之妙林

言以此二兩為先幣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

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歿。有得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杜卜公若可師有濟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語尤穩當可聽讒人之言近理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杜齊帥師從

公。林使從魯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請我受師林成孟氏邑言國之有都邑將以許之請納

質致杜恐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傲

室也見疑用成已甚弗能忍也林用成之力彫傲已甚不能復堪忍受請息肩

于齊杜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眾杜以其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

林待魯人守備既杜眾不欲降曰不勝眾杜眾不欲降師及齊師戰

成而後告齊師杜眾不欲降于炊鼻杜魯地齊子淵捷從之杜逐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楯

脊杜入楯瓦也銖胸其俱沃他達軻軻入楯瓦也七入者三寸杜入楯瓦也軻軻入楯瓦也軻軻入楯瓦也軻軻入楯瓦也

矢鏃也杜矢激也聲子射其馬折鞅殪改駕人以爲馵戾也而

助之林在腹曰鞅聲子射淵捷之馬斬其係腹之鞅馬

助之杜淵捷改駕他馬魯人不識淵捷誤以爲馵戾而

子車杜淵捷曰齊人也將擊子車林人之先助淵捷者

射殪人當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杜又欲使子車曰眾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杜齊大夫從野洩杜即洩曰

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杜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

復叱杜囊帶亦叱之杜野洩亦叱也言冉豎射陳武子林即

也冉豎季氏臣中手失弓而罵杜武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

鬢林黑也鬚林甚有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

諸林無乃亢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杜偽言不林

諸林無乃亢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杜偽言不林



雍羞為顏鳴右杜皆魯人羞為苑何忌杜齊大夫取其耳

杜不欲殺雍故顏鳴去之杜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

下顧杜復欲使苑苑子刺林雍斷其足磬杜一而乘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杜言魯人皆

不以私怨而相棄林呼林雍其載

子西辭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杜平王曰曰大子王

弱杜昭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林本建所聘子西

長而好善是正論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

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難林廢嫡立庶是亂

聘之是彰國有外援杜謂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敗親速讎杜不立王秦將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昭王



魏禧曰賢者當此婉辭以自潔者有之而乃出如此語真賢人所難周平王於申侯可愧歟矣○此等語若已之勢自不可自固則恐為子常所殺此事不可輕學也

彭家屏曰同一讓國也子臧季札之詞婉而子西之詞厲何也彼以節自高故意超而言孫此恐以已為市故情急而語嚴蓋不如是不足以謝絕其意也

晏子論彗星陳氏

齊有彗似歲反星杜出齊分野齊侯使禳之杜祭以穢除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杜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林星象似帚故有除穢之象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杜逸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林齊君之正寢公嘆曰美



哉室奇其誰有此乎杜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奇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奇又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林詳見二年傳註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林不濫失其職不滔慢其事不得作福以收人心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奇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杜不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彭士望曰此段迂緩直頭巾語不見經術處。禮按景公不足有為。晏子知之深矣。此特因其問禮而言禮耳。然如言誅祝史言禳苴言陳氏已極痛切而公之昏惰如故。又豈復有可言者耶。公曰善哉。三善哉了却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真德秀曰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用且厚歛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穆文熙曰晏子不禳彗星誠爲千古定論然高宗修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螢惑退舍則修省之功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

魏禧曰觀景公對晏子數言想見庸主可哀令人欲

笑欲哭

彭家屏曰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響晏子不禳彗而歸重於有德無德真至論也然其反覆引詩謂有德則彗不爲災無德則禳亦無益其勉齋景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之意自在言外○上言齊有彗星下文卽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之深意也



吳光弒僚楚殺郤宛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杜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杜二子皆帥師圍潛。杜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

杜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

以觀諸侯。杜觀疆弱楚莠尹然工尹麋。杜九倫反杜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帥師

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在都邑之與王馬之

屬。杜王之養馬也以濟。杜益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杜水名汭而還左師郤宛。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杜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疆盛故吳不得退去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三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因其師徒在外告

縛設諸林伍員所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吾欲求之林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

以國與子而與弟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

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越光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而欲

求事若克季子雖至杜謂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

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林設諸恐已死不能光曰我

爾身也杜我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若忽室杜掘地而

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杜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杜劍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林直門

戶主席皆王僚親密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

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於門外以防

奸細執羞者坐行杜膝而入執鉞者夾承之林執劍者

執羞及體以相授也杜鉞及執羞者光偽足疾入於堀

室杜恐難作王黨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杜全魚炙

抽劍刺王鉞交於胸杜交縛遂弑王穆文熙曰刺客中

有遺恨矣縛諸者荆軻闔廬以其子為卿杜郎光也以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杜季子自知力復命哭墓杜復使命復



位而待。杜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杜小楚師聞吳亂而還。杜言聞吳亂明郤宛非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

國人說之。林楚左尹鄢將師為右領。杜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杜惡宛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之久矣而特發于

甲惟謂子常曰子惡。杜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

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杜報獻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林此以上四句皆無極辭及饗曰。惟諸門左。杜張唯陳

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杜此春救也潛之役也。帶出妙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林此日字舉郤宛當

辭時之乘亂不喪吳。乘我喪。我乘其亂。有林三不亦可乎。句又

無極之詞。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

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也。杜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蕪。林知其冤不肯燒其家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

一編營。古顏反焉。或取一秉秆。古但反焉。杜編營苦也秉國

人投之。林投而棄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杜炮燔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杜陽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杜楚大夫皆郤

氏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不可曰鄆氏費氏自以

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杜欺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杜為殺無極張本楚郤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杜國中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與

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杜在十五年出蔡侯朱杜在十一年喪

大子建殺連尹奢杜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

邇無極也魏世傲曰平王治楚幾于晉悼只用今又殺

三不辜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杜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杜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林

旅之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巳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



止

魏禧曰按吳自太伯奔荆吳人立爲吳太伯傳弟仲雍又三世至周章武王封以子爵自周章十九世至僚而公子光弑之春秋列國父子兄弟弑奪之禍最酷雖以周公之聖不四傳而潰弑出公吳承至德之後自太伯至夷昧凡二十三世歷年凡八百而父子兄弟相安無事終吳之世惟公子光弑僚而已列國有道之長未有過於吳者惜乎季札以非義之讓敗吳八百年年之義也札輪敘當立父兄之至情當立

賢當立舍其三當立以讓諸不肖之姪而成弑奪之禍吾謂札之讓其在宋穆公之後矣無極奇讒卻宛奇冤古今所罕古者國人之論甚有權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曰不可曰可殺至於宋而太學生猶得以議國是誦言君相之過及前明則庶人不敢議矣魏世倣曰沈尹成乘子常患國人之議而進言又歷敘無極往事以明之言吳新君楚後禍以懼之故其言得入無極用讒以禍人家國滅人族黨自滅其族天道人事理固宜然沈尹因變諷子常以除國患義



正勢易一段誠懇足為除小人之法

此段文字極其簡潔，然其意蘊深長。正勢易，即正其勢，易其法。誠懇足為除小人之法，此乃治國之要。此段文字在左傳中，乃為晉殺祁盈伯石之序。其意謂：正其勢，易其法，則小人自去。誠懇足為除小人之法，此乃治國之要。此段文字在左傳中，乃為晉殺祁盈伯石之序。

晉殺祁盈伯石

晉祁勝與鄔于庶反臧杜二子祁通室妻祁盈將執之。

杜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杜司馬叔游之子叔游曰鄭書杜古有書名

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杜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

免杜言世亂讒勝○禱按叔游之道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姑已杜且止也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杜言討家

臣無與國事○使言於君而討之當無遂執之祁勝賂

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杜以其專戮祁盈之

臣曰鈞也杜同將皆死此趙王敖憇魚覲反杜發語之音使吾君謂

左傳卷之七 晉殺祁盈 一 卷二十一



盈聞勝與臧之歿也。以為快。乃殺之。不殺勝臧盈之罪亦未必及歿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杜陽叔向邑食我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何至於此刑冤濫極

矣。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杜夏姬之女其母欲娶其黨

林其母欲為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杜言

向娶於舅氏。婦人。不曠。乃不能服其子。其母曰。子靈。杜巫之

妻。杜夏殺三夫。杜陳御叔楚襄老及一君。杜陳一子。杜

舒而亡一國。杜陳兩卿儀行父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名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亡白反。杜

之妹也。子貉早歿。杜在宣四年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杜夏姬

理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杜古諸侯生女。黶。杜反。杜

美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髮膚光色名曰元妻。杜髮黑

故樂正后夔。杜舜典樂官之長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力

反無饜。於鹽忿類。杜立對反無期。謂之封也。杜大豕有窮后

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杜夏以妹喜殷以妲

也。亡共子之廢。杜謂晉申生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

有尤。杜異物足以移人。名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

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遙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左傳經世鈔



杜叔向嫂伯華妻也走謁諸姑。杜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杜兄弟之妻曰姒林長叔謂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奇識遂弗視。

彭家屏曰叔虎之母美矣叔向之母謂其必生龍蛇而卒及樂氏之難伯石之母美矣叔向之母又謂其必有後禍而卒與祁氏之誅苟非其智特優何以所言俱驗歟大抵物之尤者皆足為患無可怪也

魏獻子舉賢

秋晉韓宣子林韓起卒。魏獻子杜魏舒為政分祁氏之田以

為七縣。林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杜銅

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郕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

平陵大夫。魏戊杜舒之庶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杜知盈孫為塗

水大夫。韓固杜起孫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

銅鞮丁兮反大夫。趙朝杜趙勝曾孫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

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杜師以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杜卿之庶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杜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皆受縣而

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杜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鱣晉大

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

也遠杜疏不忘君近杜在不偏同杜不偏居利思義杜

苟在約思純杜處窮約則思純正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音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

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

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

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驂茂林即鄭然明惡杜其貌醜惡欲

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杜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驂明也杜素聞其賢故問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杜賈國大夫惡杜亦醜也娶妻而美

左傳經世鈔 卷二十一 舉賢二

卷二十一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杜為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林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杜如舊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杜先賞王室之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林戊為梗陽大夫望輕獄上杜上其大宗杜訟者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賢謂閻沒女寬杜俱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杜魏子待於朝君退庭杜沒寬待于饋入召之杜召二大夫共食比置林自始食三歎既食使坐杜更命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林至食自及半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賢臣屬厭而已杜屬足也言小人

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林悟二大夫規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所以與

鍾惺曰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

而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

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人人使魏子自止

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之全其

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禧按疆懷拒諫之人亦宜

用此法

彭家屏曰魏子賢者一念之邪遂至受賄鬻獄使非

與正人居而及聞正論則已過矣語有之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君子之不可不擇所與也如是夫



蔡墨論龍

秋龍見于絳郊。杜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杜晉太史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杜豢御養

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杜力謬反古國叔安。杜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杜裔遠也元孫

之後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畜龍。杜林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杜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鬻。杜子工川鬻夷氏其後也

左傳卷之六十八 蔡墨論龍

卷二十三







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杜乾下之姤三三杜乾上姤

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杜乾初其同入三三杜離下乾上二變

曰見龍在田杜乾二其大有三三杜乾下離上九二變曰飛

龍在天杜乾五其夬三三杜乾下兌上九變曰亢龍有悔杜乾

上九杜坤下坤上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乾

爻辭杜坤下坤上坤曰龍戰于野杜坤上若不

辭坤之剝三三杜坤下剝六變曰龍戰于野杜坤上若不

朝夕見誰能物之杜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

為皆是杜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

真龍杜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

對曰少皞氏杜金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杜能治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

杜二子相世不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窮桑少

代為水正杜窮桑少職濟成少皞之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杜共二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

見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杜方答社稷田正也杜掌

有烈山氏杜神世之子曰柱為稷自下以上祀之杜祀

周棄亦為稷杜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自商以來祀

之杜傳言蔡魏禧曰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豢龍時其饑

墨博物



飽達其怒心梁鴛所以馴虎夫龍神物虎猛獸而有嗜欲則可制於此得養壯士之道焉又知人苟欲為高而不受制於人者無他但在去嗜欲耳顏觸之論審矣

伍員病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杜二十七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杜大封與之土田使監街。杜逆之使居養。杜即所莠尹然。杜故胡以左司馬沈尹成城之。杜城取於城父與胡田。杜故胡以與之將以害吳也。杜將為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杜不與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杜不與僚母弟闔廬之仇吳。以下十五周之胄裔也。

左傳經世鈔

十九

伍員病楚

卷二十一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于先王。杜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

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杜言不久可知我盍姑億。杜安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杜謂顯然表出與吳為難之意焉。王弗聽。

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杜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杜斷髮自刑示懼攜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杜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吳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僚。謂僚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丁力反任。王患

若為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倣。杜罷倣於道亟杜數也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杜聲東擊西使之迷誤既罷皮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

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為定四年吳人楚傳三十一年秋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杜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邾邑來奔賤而書名杜黑肱非命卿故曰賤重地

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禮按所字當作虛字

看有名而不如其已杜止也言雖有名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杜竊邑叛君者雖非命卿必書以某

地以著其人之名終身為不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杜利欲不為義疚杜病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杜或本欲隱益而春秋稱著其名

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杜守先人作而不



義其書為盜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

二十一年莒牟夷林五年以邾黑肱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林不過求食不求其名賤而必書多唯春秋叛者

來適魯者皆小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杜物事

國大夫故曰賤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杜身為以險危

謂養公孟之惡大人杜在而有名章徹凌稭隆曰使其

章徹於攻杜猶難之士將奔走之凌稭隆曰好為難事

若竊邑叛君杜謂三以徼大利求食而無名杜不書貪

冒之民將寘力焉杜盡力為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杜列惡無禮其善志也凌稭隆曰

者故曰春秋之稱稱舉也春秋所舉之義微而顯杜文

義婉而辨杜辭婉上之人能使昭明杜在位者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魏禧曰通篇以議論斷制為傳中變體史記多用此

法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一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昭公之喪至

夏叔孫成子杜姑逆公之喪于乾干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杜謂必  
 止之。林必留子家且聽命焉。林諸臣之去留皆諮問  
 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杜幾哭會也，不欲見叔  
 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杜出  
時成



子未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杜言未受公命託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杜二子始若公

子宋杜昭公弟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杜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杜

以義從公，與人可也。寇而出者。杜與季氏行可也。若羈

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又

戶怪。隕，徒回。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杜出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杜諸侯薨五日

即位癸亥，喪至五日。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杜闕

殯于宮定公，乃即位。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榮駕鶩

不使與先君同。林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榮駕鶩，大夫

榮成。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杜章也。自章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杜後世子孫必恥其惡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鶩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杜欲為謚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杜以自明其惡將焉用之？乃止。秋，七

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杜雖不為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

為司寇也。杜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杜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

左傳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左傳經世金元 卷三十一 二

無貶君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杜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季本日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欲報已之私而又欲掩已之失故立煬宮

穆文熙曰子家羈比君薨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之許而二氏不怨始終一節矚然不染此其人蓋在延陵季子之列令千載而下興想慕也

### 吳敗楚於豫章

桐杜國杜小叛楚吳子使舒鳩鳩氏杜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杜教舒鳩誘楚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杜若畏楚師之臨使以師臨吳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使楚不思吳所謂多方以誤之杜將為楚伐桐○禱按章杜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杜必將為楚伐桐○禱按意而潛師于巢杜實欲以擊楚○按韓信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杜林吳出不意攻楚師于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杜守巢大夫

左傳經世鈔 定 收豫章 卷二十一 三



本傳新世金元  
具子三  
三

蔡侯叛楚

蔡昭侯為兩佩杜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禧按留諸侯三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霜杜駿馬名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林偽若受代而飲先從人以酒醉之竊

馬而獻之子常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當要緊處只如此行最穩妙子常歸唐

侯自拘於司敗杜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杜憂也君身

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杜謂養馬者相助也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左傳經世少定  
蔡侯叛一  
卷二十一  
四



左傳卷廿三 齊侯先一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林不言裘承上交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杜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

畢。杜遣蔡侯之禮將歿。林將坐以歿罪。寫蔡侯歸及漢執玉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杜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

如大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

伐楚。杜為明年會召陵張木凌約言曰。二君以弱小處疆暴之下。自兢兢然守之。

以樸猶恐不免。誅求也。而乃侈其玩好。以誇示貪夫。

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哉。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

夫。

彭家屏曰。子常以裘馬佩玉之故。羈兩國之君。至三

年之久。其貪狠甚矣。然兩君居楚日久。而楚昭視為

固然。曾不推求其故。一何昏也。君昏臣貪。何以能國。

宜吳人有入郢之事歟。

定 卷二十一 五



召合

合諸侯於召陵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

杜王官伯

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

晉

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

晉荀寅

林荀吳之子

求貨於蔡侯

弗得恥最爲可恨然蔡侯所遇何不幸也蔡侯終不行

貨可謂強項彭士望曰只爲求貨不言於范獻子曰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瘡方起中山杜鮮不服棄盟取怨杜謂晉無損於楚只

語爲近之然合諸侯之師請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杜晉敗楚侵方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



左傳新傳卷四

林適自取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杜析羽為旄王

勤勞之辱。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杜或賤者所建

之羽旄借觀之。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杜或賤者所建

賤者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按借觀人物。晉於是

而旆之以會。亦是難堪。未必是令賤者施之。平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杜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噴。責也。有煩言。莫之治也。林至有忿爭之煩其使祝佗

子魚。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杜

稷動謂君以軍行。被社釁鼓。杜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

國遷。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

塗鼓。為釁鼓。祝奉。杜奉社主也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杜

朝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右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正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杜伯禽也以大路大旂。杜此

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夏后氏之璜。杜美名封父。杜古

龍為族。周禮同姓以封。殷民六族。杜殷之遺條氏。徐氏。蕭氏。

之繁。杜元弱引名。殷民六族。杜凡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杜衆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杜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是使之

職事於魯杜共魯公以昭杜顯周公之明德按分國而

妙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正此等也分之土田陪敦杜陪增也敦厚

國土田增厚祝宗卜史杜大祝宗人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杜典

凡七百里官司彝器杜官司司百官也因商奄之民杜商奄國

制命以伯禽杜周公世子時周公唯

流言或迸散在魯皆命以伯禽杜周公世子時周公唯

而封於少皞之虛杜曲阜也分康叔杜衛以大路

少帛杜雜帛也綯杜七見茂杜步貝反旃旌杜通帛為旃

大呂杜鐘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步何氏杜魚綺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杜塗所經也土略杜界自武父

杜衛以南及圃田杜鄭之北竟取於有閭杜衛所受朝

畿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

湯沐邑王東巡聘乃甘季授土杜周公陶叔授民杜司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朝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杜

魯衛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分唐叔杜晉以大路勿須

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杜晉以大路勿須

九宗職官五正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



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為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命以唐誥。杜誥受篇名而封於夏虛。杜大夏今大原近戎而寒不與啟以夏政。杜亦因夏風疆以戎索。杜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三者皆俗開用其政。杜中國同故自以戎法叔父唐叔康王叔父也。而有合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先他國不尚年處管蔡啟商，甚杜去王室。杜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達蔡叔。杜周稱父以毒亂王室紂二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杜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杜命為蔡侯其命書仲之命。杜蔡仲名無若爾

考。杜生曰父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

叔。杜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杜文

之子與周。杜武曹為伯甸。杜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

公異母。杜文昭國反小武穆國今將尚之。杜以蔡叔為兄而先

非尚年也。杜文昭國反小武穆國今將尚之。杜以蔡叔為兄而先

康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杜儻

八年衛成公奔夷叔。杜衛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楚不在於會。杜衛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左傳經世錄四

王若曰林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杜文公魯申杜僖公衛武杜叔武

蔡甲午杜莊侯鄭捷杜文公齊潘杜昭公宋王臣杜成公莒期杜茲

平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葛弘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

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杜昭二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無復怒林不重人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杜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園蔡

魏僖曰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子產獻陳捷相似



吳伐楚入于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杜在昭二伯氏

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禱按當時足

有吳耳故仇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林吳乘舟泛淮過

之曲而自豫章與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楚師夾漢水而軍上下。吳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大隧直轅冥阨。于懈反杜三者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杜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杜楚大夫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謂若司馬敗舟于淮塞城杜口

杜三隘道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禧按

之總名妬功害能不恤國難往往若此明末宰相督撫科道皆

傳此衣鉢史皇一言而喪楚師奔子常殺司馬成策則

國亡君小人之言不可聽如此若能勸子常從成策則

吳師可以殲豈獨全楚而已哉或謂黑亦勸戰何以獨

罪史皇曰黑之慮公也知不足耳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彭士望曰世有無識畧好

皇之類初罪必盡說杜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

士大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林

夫槩後自立為晨請於闔廬曰楚瓦杜子不仁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士望

光久悉戰事不欲夫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是兵家攻瑕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俱去死杜以吳從楚師及

清發杜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士望曰：進力用實，省力用聲，或先實後聲，或先聲後實，隨時通變，不可執一。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林：楚人奔食而從之。林：吳人食楚人，敗諸雍澨。市制：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米：杜：楚姓。昇我。一：杜：世族譜皆平王女也。以出。倉卒之際，妃嬪不取。涉睢。七：餘：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以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祖。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夫舍于大夫之室。穀梁曰：子山。杜：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壤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尸。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杜：入令尹宮。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聞楚敗吳師于雍澨，而合子常之卒以攻之。克吳傷。杜：身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杜：司馬嘗必矣。廬臣是以今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杜：若戰死，誰能藏恥于見禽。吳句卑林：戍臣。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杜：不獲。知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剽古：賢。而裹之。杜：司馬已死，頸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之。王孫由于，林：楚大夫。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林：邑名。鍾建杜：楚大夫。負季芊



以從。由于徐薙。杜醒也。以背受。而從。鄖公辛。杜蔓成然。之子鬪辛。

也。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弑吾父。杜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

命將誰讎。且成然有罪而誅不可例。以子胥。詩曰。柔亦

不茹。汝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不畏疆禦。杜詩大雅。言仲山甫

不辟疆。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

也。滅宗廢祀。杜弑君罪。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杜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人。以獎。杜成也。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杜公子結也。似王。杜似

逃王而已。為王。漢紀信事類。此然人有至。性不必其知古。有是事也。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僻。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杜楚。若鳩。杜安。楚竟。

敢不聽命。隨受楚兵數矣。出王與吳未為不義。然楚可

旋踵矣。倉卒遇此。吳人乃退。按此退吳。鑪金初宦於子

大事最須見遠。吳人乃退。又甚有禮。鑪金初宦於子



期氏林為實與隨人要言杜要言無以楚王王使見杜

喜其意欲辭曰不敢以約杜要言無以楚王王使見杜

引見之見○此與申包胥吾尤子杜要言無以楚王王使見杜

君子施恩於人有勞於國最須存此意方脫得市氣盡

吾伯兄嘗從大帥開潮州城親救一官于死其人後為

吾省廉使兄適在省中不往見或稱其高兄曰吾豈能

忘吾施哉顧彼真能懷德者初蒞任時便當下屬邑相

物色矣不求我而我自往見恐或觸其所忌疑我有挾

德之心則因羞成怒轉恩為仇亦人情事勢所易至也

此語深透世故最得自重自全之道與傳語正足互相

發王割子期之心杜當心前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明包胥杜楚大夫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杜報也林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杜數食上國

林中夏衆諸侯也杜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言吳貪害如蛇豕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杜吳有楚疆場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

也若以君靈撫之杜存世以事君土望曰辭令甚善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市灼飲不入口七日千古奇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九



禧按南壽  
雲求救晉  
關自此義

左傳卷之五

頡首杜無衣三章每賦一章三頓首以謝而坐秦師乃出杜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杜三萬七千五百人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杜吳行法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杜楚地○吳

楚數交兵秦則未嘗與吳戰故不知其戰法必使楚先

試以觀其可攻而自稷會之又以奇兵間道出其不意

也是以大敗吳之彊將秦師一出吳之敗如湯潑雪

蓋吳勝而驕兵無紀而亂子胥之憤已洩而怒氣衰也

吳人獲蓬射杜楚大夫于柏舉其子帥奔徒杜楚散卒以從子西

敗吳師于軍祥杜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杜從吳伐楚故○唐

不顧楚之能加兵故滅之易以報怨且少其敵也○九任安世曰觀隨之滅則隨之保王益見其善謀矣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杜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

為堂谿氏杜蓋後事也傳終言之○土望曰奔吳師敗

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杜九倫反地名子期將

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逢入聲骨焉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能

收又焚之不可迂子期曰國亡矣死若者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杜言焚吳復楚可不廢祭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婿杜楚地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因輿

罷皮杜楚大夫闔輿罷請先遂逃歸林先為吳囚以請冬十

月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左傳卷之五 定 入郢六 卷二十一 去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林謂得其國而安定之。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白。

林水名藍尹亶尾杜楚大夫涉其帑。奴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士望曰：賞鄖懷而欲殺亶，畏大仇而快小怨也。非子西幾令國法倒施，諸臣反側。子西曰：子

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杜過也。穆文熙曰：藍尹涉帑，不與王舟，即昭王不殺，不知何以自解。國語頗有解辭，終亦難通。與

遂以子西之言救之賢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逢，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杜九子皆從子西

曰：請舍懷也。子西何以諫殺亶乎？王曰：大德滅小怨。懷後必有

定亂之功，故賞觀大德二字，亦可見。陸彛曰：道也。魏昭王賞鬬懷，其以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耶？

昭王賞鬬懷，其以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耶？道也。魏

道也。賞之過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杜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其又為

諸遂逃賞。奇人高人忠臣大臣申胥一人兼有之。包

賢豪傑不廢此無乃矯乎？夫申胥以立哭秦庭，七日夜

而秦始為出師，皆至性所激，出於常情，常理之外，事定

受賞則向日之痛哭，消於一賞，翻覺無味，故申胥之逃

逃于哭也。吳正名曰：申胥以一哭而辭賞，龔翊不以

一哭而辭官，吾師此等議論。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皆推究情理到最精妙處。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以為女子遠。于萬丈夫也。鍾建負我矣。辭正而婉情貞

余曾擬新婚以妻。七計鍾建以為樂尹。杜司樂王之在

二章以寫之。反入郢七。卷二十一。七。

定。入郢七。卷二十一。七。



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杜以保安國于脾洩。杜楚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此與假靈王之尸浮而葬之同妙。聞王所在而

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杜于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杜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用人全

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但而示之背。曰：此

余所能也。脾洩之事。林子西保路之事。余亦弗能也。以前許

事體至此忽牽引受戈一事作結。有意無意古人結構往往如此。朱子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

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民，請命於周明，正楚罪而以

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霸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

也。而何其不然哉！○魏禧曰：如此尚不止於桓文矣。

滅楚之後，凡楚所滅國興而復之，無人者以其地賜

有功諸侯可也。○按伍員報楚班宮見於左傳，鞭平

王尸見於史記，而申包胥譏其無天道之極。後之論

者有言：平王殺奢雖非其罪，然以君殺臣，子無復仇

之義。或言：平王無道而奢忠以小過誅其良賤五十

餘口，棠君奔灰，望報情急，固不可以尋常君殺其父



論者二者之說要如聚訟吾季子禮論之曰員之仇不可以不報其所以報則非也使子胥入楚能撫綏其民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灰者戮之以臨祭於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顯祀之此其於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皆以無媿矣而乃班宮鞭尸以快意肆志是再不臣於吳也此論得之○又按子胥初言我必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存之則包胥初未嘗以員爲不當報而特罪其鞭尸諸事耳

賴韋曰吾師詠史詩云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觀其別陵詩繾綣乃如此蘇武不以降胡絕李陵申包胥不諫子胥之報楚想見二人當日傷心處令千古人墮淚

彭家屏曰子胥有言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是入郢鞭屍之事子胥已自知爲不順矣後人紛呶之論爲回護總屬多事



文子諫追魯師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杜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

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杜陽虎將

禧按季孟非穉小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使得罪於鄰國○衛何以追之公叔文子杜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

縱人師之出入而無禁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杜衛文公之鼎成之

昭兆。杜寶龜定之聾鑑。杜聾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苟可以

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杜林諸侯苟



有憂恤將以為之質。杜為質求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魯侯者將以為之質。杜昭公納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以小忿蒙也。杜覆舊德無乃不可乎。穆聞之日老成之言

蒙舊德交道之。大姒杜文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林言此不假道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杜不伐夏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杜獻此春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晉人兼享之。杜賤

不復兩孟孫立於房。林更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居魯而息肩於晉。彭士望曰忽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杜稱先君以徵其言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

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覺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杜欲令晉人

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晉素知之。

彭士望曰從文子口中補出靈公為魯昭急難一段

至意事雖未成義難泯滅



子西遷都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杜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

小惟子杜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杜陸軍林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陵師別之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

乃今可為矣杜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若林改郢為郢故曰遷郢

于都也而改紀其政杜改其政而新之以定楚國杜傳言楚賴子

安西以

魏禧曰此與范文子憂勝楚同道



晉執樂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杜以與公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吾室亦不亡杜  
 為先人立後故雖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杜  
 身灰不亡其家立以爲後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  
 之子見於君林于楯也以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楊木為之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古禍弗可為也已杜知范氏  
 必怨將得

定

執樂祁一

卷二十一

三



禍○禘按陳寅數語客於人者宜三復○又曰寅然子

何以不早豈卒然飲酒而獻之寅固不及知耶

次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為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

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士望曰題目自正乃執樂祁罪不勝誅○又按祁

言外並侵簡子大行晉人止其尸以求成

之裕如○禘按子產時晉政出於一而多賢大夫故能行其志

彭家屏曰一使臣耳昔主范氏今主趙氏其形跡之間誠有所不便矣然樂祁初意未必遽主簡子因簡子逆而飲之酒投分杯箸之頃遂有楊楯之獻而卒主於其家以是賈禍也聖人所以致戒於偶爾因依者歟○楊楯兵器不應獻之私家與者受者均無過歟宜其來讒間之口也





左傳卷二十一

衛侯叛晉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

專澤杜自瓦還就衛地盟

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

杜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

杜二子大夫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杜盟禮尊者蒞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蒞牛

耳故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

杜言衛小可晉縣不得從

禮將歃涉佗按

子對反

衛侯之手及挽

杜按擠也血至挽

衛侯怒

王孫賈

杜衛大夫趨進

曰盟以信禮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杜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

林恐其不從已

王孫賈使次於郊

林衛侯共賈謀以重大激國人使怒而叛晉

左傳經世鈔

定

衛叛晉一

卷二十一

三



夫問故。杜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詬。杜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杜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

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為質。杜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林苟衛有侵伐之禍難亦必為

工商之患使工商皆行欲激國人皆怒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林尚可竭其材能以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林晉

亦自悔無禮故以改盟為請弗許。

魏禧曰。惠公以下貳圉。激晉靈公以改卜。嗣激國人

阿骨打。斃而慟哭。以殺我一族。激部眾卒皆得其死

力。激之術大矣。

彭家屏曰。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鄆澤之辱。王孫賈苟

以此義告之。諸大夫共絕晉人。豈不光明正大哉。乃

計使衛侯次于郊而不入。而有改卜。嗣之請。改卜。嗣

豈衛侯之心乎。凡事之不出于本心者。皆詐也。而以



語諸大夫是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為所激皆以  
 大國不可絕為辭為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改卜嗣  
 乎漢初諸呂欲危劉氏太尉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  
 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後人非之以為有如  
 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不如直驅  
 之以義而已衛侯不驅之以義而詐其諸大夫與其  
 國人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陽虎作亂

季寤杜季桓子弟公鉏極杜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杜費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杜叔孫氏之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杜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彭士望曰何不以致討昭公野死聲罪致討以季寤更庚季氏杜代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杜武叔已更孟氏杜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杜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杜辛卯十月二日也

不于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

而殺之戒都車杜都邑曰癸巳至杜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

左傳經世錄 卷二十一



本傳續書金九

都車攻。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為期。杜處父期以兵救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普皮反。盾。食允反。日。林。夾之。以鉞盾夾衛

桓子陽越。杜虎從弟。殿。將如蒲圃。桓子咋。問。暫語也。乘。謂林楚

頓異。乃咋為之。杜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對

曰。臣聞命後。杜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處。林若

必速召。其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

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杜言必往。孟氏

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杜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

杜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林楚怒馬及衢而聘。楚激

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怒其馬及通達之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既得入

而馳聘以走孟氏。乃閉。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不叔孫

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林處父

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

又戰于棘下。杜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林示

畏。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

定 作亂二 卷二十一 一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何暇追余？林微

虎知魯人素畏已出奔，方喜免於徵，召而歿，何敢復追。從者曰：嘻！杜懼速駕，公斂

陽在。林即處父言其必來追也。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杜畏陽欲

殺桓子。杜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杜不子言。杜季

辨。杜周徧也。舍爵於季氏之廟。杜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而出。陽虎入

于謹陽關以叛。杜叛不書畧家臣。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

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杜器用者謂物之成

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者。六月，伐陽關。杜計陽虎使焚萊門。杜陽關邑門。師驚。林魯師見火起故驚。犯之

而出。林陽虎犯師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杜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

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益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杜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歿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林將以圖齊。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求容。林容身於齊。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

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林魯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為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虎



願東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鏃反苦結其軸麻約而歸之林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載初江靈靈林韜車名蓋車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受亂人故

夾谷之會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即祝其也孔丘相杜會儀犁彌

林齊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禧按便是武人見識若使萊

人杜齊所滅萊夷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

退曰士兵之杜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杜遠也夷之俘

杜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杜盟將告神犯

之不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林齊君本心必不如此

齊侯聞之遽辟之杜僻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  
無還。旋杜魯大夫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林即鄆謹龜陰田吾

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彭士望曰妙在

謂梁邱據若伊川考亭必引孟子右師家法不肯交一言矣王文成交張永頤得此意曰齊魯之

故。杜舊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杜會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

也林禮器用于廟庭宗廟不可出于國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稗秕

用秕。鄙稗皮賣反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士望曰四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乃不

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彭士望曰梁邱據得聖人一交語多少光耀已傾身

為之周旋矣。安知歸田不得其力。禧按夾谷既會

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

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

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田可知此會孔子有

平仲為內主即用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力不得草



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遽服也若誤理會便  
誤大事

駟赤走侯犯

初叔孫成子

林不敢

欲立武叔

林州

公若藐

杜孫氏之族

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

杜叔孫氏之家臣武叔黨

使賊射之

林射

公若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

禱按先既固諫又中賊射

此而不自亡以免死尚

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

若固

若弗能

彭士望曰侯犯非不能殺公若固

其圉人

杜武

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

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

杜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受之

則可殺也

士望曰圉人中乃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杜見

有刺客固出不意

走侯犯一

卷二十一

三



已已逆呵之縛諸殺遂殺公若此間不容髮之時一語

吳王亦用劍刺之杜犯以不能副武叔懿子

以得繞柱走也武叔之命故叛

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

匠之官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稱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杜詩唐風揚

日我聞有命○士望曰隱然心許已叔孫稽首駟赤謂

有布置從未有不沈密可做事者林郕居齊魯之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間既叛魯又不

事齊不可謝文游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先以民叛

以久存懼之使其胸次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

言於郕中杜詳為齊使言○禱按曰侯犯將以郕易於

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文游曰最是布散訛言足以

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

是郕也而得紿焉何必此杜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文游曰又且盍多舍甲

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郕林度其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郕人大駭介也杜因侯犯之門用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杜偽為侯侯犯止之赤料得此曰謀免我侯犯請

忍而出門  
疑者如此

看者俱不  
以他人圖  
犯而以犯  
圖犯所謂  
入虎穴以  
探虎子得

定 走侯犯二 卷二十一



行許之杜邱人駟赤先妙宿杜故侯犯殿每出一門邱

人閉之杜閉其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羣臣懼文海曰出而詰甲亦是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杜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色主反杜數甲以相付士望曰步步逼駟赤

止而納魯人林納魯圍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謝文海曰凡據邑以叛者其心必怯若攻之急彼惟

有死守而已從中惑亂其胸次俾其激怒民衆或播

虐士卒則不旋踵而敗矣

魏禧曰駟赤此舉有閒着有急着有穩着有險着有

先着有後着有進一步着有退一步着而尤妙於閒

冷處伏緊要進步處留出路令侯犯入其局中而終

身不知也亦與觀從一定變一生變皆古今鑿空造

奇第一能手



趙鞅殺邯鄲午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杜前年齊為初衛侯伐邯寒鄆

丹午於寒氏。杜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城其西北而

守之宵燿。杜午眾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入於門中。林衛開門與午鬪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杜步行門左右然後立

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林圖衛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林涉佗殺衛侯衛





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杜言必見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杜趙鞅邑十年鞅圍衛衛貢五百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邯鄲五百在邯鄲，常爲是。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杜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杜鞅欲謀叛不察其謀，故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杜午家臣怒而囚之。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杜午與鞅同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稷杜午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箴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杜午之母荀寅姊妹故曰甥杜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杜將攻董安于杜趙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杜懼見攻必傷日擔當不忍害，請以我說。杜晉國若討可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杜臯夷側室子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杜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杜韓起與

中行文子。杜荀寅相惡。魏襄子。杜魏舒亦與范昭子。杜吉射

相惡。故五子。杜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趙簡子魏襄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

曰：君命大臣治禍者，必載書在河。杜為盟書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孟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杜高彊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林言必三折

其臂慰病痛多者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

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

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林以趙非始禍

請復趙氏杜經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林

所以書趙鞅歸錄晉衰亂以見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

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定趙鞅三卷二十一



夾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杜使討趙孟患之安于曰

我。灰。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灰。莫。矣。

乃縊而灰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

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杜荀躒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林祀于趙氏廟報其忠也

穆文熙曰趙鞅殺午非其罪

非鞅乎乃荀范出奔而鞅以

晉為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

魏禧曰董安于性緩嘗佩弦

官盡其職而多戰功又毅然以死衛趙氏真剛烈丈

夫也求所謂弛緩於事者一不可見於此知古人自

識所短能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墮三都

仲由杜子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杜費邠成疆盛將為國

士望曰大作畧程明道為王安石條例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杜費叔孫輒杜輒不得帥費

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杜至仲尼命申句須樂頎祈杜

魯大下伐之杜仲尼時為司寇○士望曰聖人一出用

也宜陳同父譏之為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叔孫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人必至於北門。此語亦不謬。杜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杜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按明年孔子由司寇攝相誅少正卯政教大志期月成將不圍而自墮矣。

志期月成將不圍而自墮矣。

史鮒言成亡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杜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鮒。杜秋

即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杜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杜尊卑皆然。成也。杜文子之子。驕其亡乎。富而不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杜我之所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

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杜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



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杜終史魚之言

胡安國曰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禧按文子聞史鱮之言不思散財以自損以保子孫可謂不知戌也不足責矣○按史鱮以直聞不能勸文子之歸邑如黑肱何哉然後知散財是難事勸人散財是極難開口也嗚呼令尹子文晏子黑肱為不可及也已

家鉉翁曰戌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彭家屏曰洪範之五福二曰富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聖賢豈教人淫享所有以為厚福哉蓋以富者為善之資也如家既饒裕便興禮義周貧乏席其所資孳孳為善此一富也吉孰大焉若富而不好禮積而不能散政聖人所謂漫藏誨盜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其凶甚矣尚何福與吉之有乎公叔戌不知此義宜其及也雖然戌不足責也文子賢者而以禍資





貽其子獨何為哉

越敗吳闔廬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子勾踐杜越王禦之陳于檣醉李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禮按再禽當是禽吳

詐未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杜以劍而辭曰何以

罪人自言自頸如是非以重賞及其子二軍有治臣奸

孫必有重刑及其妻孥以牽劫之也二軍有治臣奸

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夾遂自剄也師

屬之目林吳師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靈姑浮杜越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

其一履杜其足大指見斬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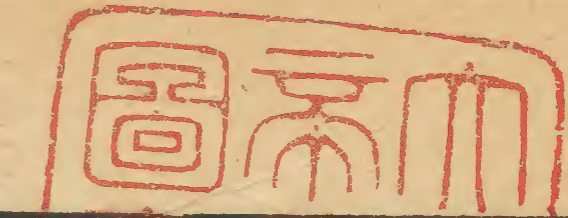


杜闔廬使人立於庭。是勾踐荷出人必謂已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也。林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林為哀元年吳入越傳○情急如此  
必三年乃報舉大事者可以觀矣  
鍾惺曰夫差亦是古今一好男子赦越王亦不失帝王  
王之度觀吳王劉項勝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春邾隱公杜名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玉朝者之贊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者皆有死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林死生存亡皆  
有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杜不合心已亡矣林心  
爽先論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林精  
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杜哀七年以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彭家屏曰詩三百篇言威儀處最詳禮雖漢人所記  
 多古禮之遺舉動之間雖小必勅春秋之時世亂極  
 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  
 致意焉可見文武周公之遺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  
 君之執玉而知其將亡非官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  
 而知其不終益知當時之辨講求者深矣詩不云乎  
 人而無儀不灰何為豈不信而有徵哉



